

清明

念亲恩

“郑老师走了!”这一噩耗在同学微信群里一公开,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们个个悲痛不已。

记得前不久,海锋兄还提及,“郑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咱约个时间去看看他。”我一口应允,却因琐事一拖再拖,没想到这一拖竟成了终身憾事。

毕业后10多年未曾见面,郑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已有些许模糊。上周六,我特意回了趟老家,在多年未整理的旧纸箱里寻找逝去的東西,幸好,那些留有墨香的油印作文纸都在,那些留有老师批语的作文本也还在。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收在纸箱里,当细心翻阅时,往事如电影片段般在脑海中一幕幕回放。

追忆恩师

■遥远

在记忆中,郑老师个子高高的、面容清瘦、但是眼睛很有神采,一件白衬衫,清爽而斯文。来上课时,腋下总夹着一个厚厚的黑色公文包,被我们称为“八宝袋”,里面装满各类讲义和资料。

是的,忘不了他在作文本上写的每句评语,但凡看到同学们写得较好的作文,郑老师都会一字一句亲手下抄,并油印成范文发给我们传阅学习。每次拿到油印的作文纸,我们都会很期待:有没有自己的作文。

忘不了老师写的一手漂亮的黑板报字,也忘不了他每堂课前要求的5分钟练字,让每个同学都上台在黑板上写自己名字,而且老师会对每个人的字进行点评。

有一次,我将“盛”字下面的“皿”中间两竖写出了界,郑老师当即幽默地说:“这个字怎么可以这样写呢?都写出界了,下面长出牙齿来啦!”那时候,我简直羞得无地自容。你对我们的书写要求,几乎到了苛刻地步。时至今日,我们方知你的良苦用心,你的严苛,今生受用不尽!

郑老师平时不苟言笑,一旦捧起课本,就像变个人似的,表情特别投入,还加上肢体动作,坐在前排的我少不了遭遇“唾沫横飞”的待遇。尤其是朗读课文时抑扬顿挫、眉飞色舞,坐在前排的我受了不少“唾沫横飞”的苦。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朗读《雨中登泰山》时,用那带着浓重的台州口音,把“中”字拉得特别长。

瘦弱的我,也许脸型与他有三分相似,也许是同样喜欢语文罢,同学给我起个外号叫“语文老师”。我却引以为豪,因为他多才多艺、正直正派,达观豁达。

高中三年,我们不仅收获知识,更多的是收获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正如班长所说的:“老师,你走了,但是你对我们的教育,始终在我们的身体里,尽管我们傻傻分不清楚哪些是,但是我坚信我有时做法和想法都深受你的影响。”

我们不会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有这么一位真诚和朴实的老师陪伴过我们,心中唯有感恩和敬仰。

郑心增老师,天堂安息,一路好走!

思念姐姐

■金洁

每到清明,心就撕裂般疼痛,那是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痛。都说时间可以疗伤,可13年过去了,我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不时在某个特定时刻隐隐作痛。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所有悲伤都无济于事,我也曾无数次告诫自己,要化悲痛为力量,让生命更精彩,然而想法与行动却很难一致。

总也忘不了2002年那个灰色的日子,姐姐走了。确切地说,我是间接将姐姐推上不归路的罪魁祸首,这辈子我的良心将不得安宁。同样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竟没能在姐姐生命最后时刻精心照料与陪伴。那段时间,明知姐姐时日不多,我却只顾忙自己的事,以

至于姐姐弥留之际,我也没在她身边。多年后再次想起,那会是上苍的有意安排吗?也许老天爷不忍让我眼睁睁看着姐姐永远地闭上眼睛,毕竟这样的生离死别多么残忍,多么凄惨。之后的每年清明节,我总是不顾家人劝阻来到姐姐坟前,千言万语诉说不尽阴阳两隔的思念,当空旷的山野掠过我的声声痛哭,当我一次次以如此伤心无奈而没有任何意义的方式去怀念我英年早逝的姐姐,我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人。就这样,挥之不去的自责与愧疚一直如影随行,我甚至没有勇气请求可怜的姐姐接受我的深深忏悔。

岁月冷冷清清,思念浮浮沉

沉。记不清何时起,竟习惯了在漫漫长夜编织这样的梦境:不经意间,姐姐蹒跚地从不远处向我走来,我赶紧跑过去抱住她,爱怜地看着她,一声声呼唤着她的名字,然而很快地,姐姐就瘫软下去,任凭我撕心裂肺泪流满面,转眼不知去向……梦醒时分,我再次噬嗑、心痛。或许,岁月带走的不仅是流年,还有我们美丽缱绻的姐妹缘。只是,既然我们已经做了姐妹,为什么要如此匆匆结束这段尘缘呢?!

今年春节,定居意大利的妹妹回国过年。那天,妹妹要去老家,问我去不去,我说不想去。第二天,妹妹凄凄地对我说:“昨天我去看姐姐了。”我听了,即刻泪光盈盈,轻声责怪妹妹咋不早

说。要知道,姐姐健在时,我们姐妹仁感情很深,姐姐的离世,对我们打击很大,只要想起姐姐,我们就悲从中来,平常我们都心照不宣尽量不提姐姐。这会儿,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我和妹妹各自低头沉默不语。这样的时刻,思念的心柔软而凄凉。

吉普赛人说,时间是用来遗忘的。那么,忘掉镌刻进生命的忧伤,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呢?10年?20年?抑或一辈子?就在这样的疑惑懵懂中,又是一年清明到。这次,我欣慰地对天堂里的姐姐说:“姐,告诉你一个喜讯,上个月,你的孙子幸福降生,你荣升为奶奶了。”或许,曾历经最深绝望的我,真的开始走出痛失姐姐的阴霾了。

怀念连长

■林上金

又到清明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好连长——李顺源。

李顺源连长是山东人,瘦高个、满嘴金牙、双手蜡黄的抽烟大王,可做人态度和藹,平易近人。

李顺源生活艰苦朴素,不讲究穿着,身上的旧军装,补了穿,穿了补,洗得干净,穿上身又十分精神,如果扎上皮带配上枪,更是无比威武。

李顺源关心战士,爱兵如子,平时起早摸黑与战士一道出操锻炼,一步不离,长途行军时,经常帮助体弱病号战士背枪、拿包袱,减轻战士负担。他自己满头大汗,仍精神抖擞。得知有个战士家中困难,他就主动接济,悄悄向其家里寄钱;有位战士因个人情感问题出现

危机,连长再三鼓励战士,还劝战士邀女友来连队探望。当女方来连队时,连长亲自找她谈心。战士女友十分感动,回心转意,两人和好如初。

李顺源曾带领100多位战士,急行军数千里,到达临海大田区,在海拔800米高的大山谷打坑道备战,历尽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一干就是2年。

当时,一些战士情绪低落、干劲不足,加上当时环境不好,大田山谷地势高,交通不便,吃水又困难,战士吃的东西都要从宁波那运过来,而坑道作业几乎没有机械设备,全凭战士双手抡着10多磅的铁锤,一锤一锤敲打,一丁点、一丁点钻进山岩,又苦又累,一场下来,

战士全身湿透,汗流如雨,个个像从水中捞上来,连长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了加快打坑道进度,他动了不少心思,千方百计改善战士生活,尽量搭配好伙食,让战士吃得饱、吃得好,不断变换花样,如鸡汤加番茄、猪肉烧大白菜、面条、面包、饺子……

李顺源身经百战,上过朝鲜战场(抗美援朝),经枪林弹雨的洗礼,遇上烟熏,不会咳嗽,不流眼泪。他经常带领战士进坑道检查放炮后情况,并习以为常。然而,未经战场锻炼的一些战士可就全然不同,一闻浓烟滚滚,眼泪鼻涕情不自禁刷刷下来,无法克制。

那天,某班长带领战士跟

随连长进坑道检查,班长手里的矿灯被风吹灭,只好回去再点矿灯,而战士距离连长10多步远,正想跟上连长,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随着一阵狂风(其实是一股爆炸后形成的冲击波)将战士抛出数十米,他身上的背包也被打破好几个洞,滚翻倒地。而连长随着巨响不幸壮烈牺牲了。我闻声急忙赶往坑道口,坑道口早已被封围,阻止闲人进入。得知噩耗后,我站在坑道口默然无言,流泪悲伤不已。

至今回忆起李顺源连长,他那和蔼可亲、见人就笑的容貌,仍历历在目,印在脑海挥之不去!我们永远想念你——我们的好连长!